

昨
非
庵
日
纂

示通衢曰。孔御史杖殺人役。赴府報名。孔以齒之。直入郡舍。視臥內。蕭然。旅次。孔慚謝。朝覲至京中。貴汪直欲一見。竟謝之。司禮張敏者。浙鎮守慶之兄。繼宗常窘東慶。敏爲慶訴。上上曰。此非不要錢。楊繼宗乎。敏皇懼頓首。時人比之包拯云。

于謙持身嚴介。位至公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年未五十。

不再娶。居止朝房。畱一養子。自侍。嘗緣疾在告。與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簡樸。歎息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醢醬蔬菜之屬爲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漚。以和藥。九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與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受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樣的。亦一個來換于某。衆官默而退。

侍郎楊時喬李廷機副都詹沂皆以清節著時
除夕。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觀官書
帕。開宴打鬪。惟楊李詹清寂可念。

庶吉士鄒智清脩絕倫。因建言下詔獄。寫懷詩
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
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送紫宸。謫廣東吏
目。辭朝詩有曰。盡批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
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忠萬死更何悲。

徐廷忠爲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偶一日。室人徧請。輒笑曰。詰朝當有餉餽。至庭。若輩徐待之。屆期則歸。安一尉。以墨雁法上臺。知公廉明。特敬推鞠。蒲伏階下也。相傳爲美談。

海忠介爲南總憲。風猷肅然。與李敏肅公掌察事。秉公持正。權貴不少徇。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極壯麗。憚

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舊
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騎撤樂之
風初來蒞任止攜二竹笥笥舟泊上河人僮
不知常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幃皆白布
蕭然不啻如寒生焉

李重爲江右臬副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
有耳環一雙任中置也公知之取投諸水歸
里歲餘偶見其僕臥內有朱油牀一具問是

官下物大怒。力命僕載返原任。乃已。家徒四壁。溧陽史氏延先生教其子。歲學俸八十金。史念先生貧。私以其俸爲置子錢。比歲暮進之。先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不入囊。苗時返饋。公可耻美矣。

邵清爲塩使者。忤劉瑾。被杖繫瑾。誅起官。至廣西。泉僉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敝廬以居。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

竟不能具茗椀林歎息而去

馬遠公云李文節公廷機以清直爲神宗特

簡家君屬門下士余赴試入燕家君寄余松

江布二疋羊毛筆二帖候之先生不受布止

受筆一帖明日反惠余卷資二兩次日拜謝

先生曰此乃俸金愧余素餐故分之贈公耳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明

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

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

後漢范丹嘗省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蕘。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忠宣在河工。事竣餘費二千金。湏行。藩臬舉爲公。賍公。令籍之。府及劉瑾矯制逮公獄。經汴。二司擬以前金遺瑾。公曰。此寧能飫彼。意第舉殘骸畀之耳。同難者謀行賄紆禍。公曰。寧葆一身耳。如此免死累一生。且累子孫。後得免死。戍肅州。一叅將致餽。勅其使不受。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而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戍鍾。尚書橐貲果爲。

僕竊去噫公處險難其庶幾於坎之有孚維
心亨也哉

羅一峰家居偶畱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隣
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
不以爲意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
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
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

無心跨鶴也。遂潛歸。太守追之不得。

章拯楓山之任。官至司空。清操淳朴。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慚色。

呂光洵按吳。有給事欲爲富人居間。適陸粲在座。不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日陸公諄諄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

辭我乃懷私。噤不敢言。思之愧。遂却富人金。
曰。吾爲陸公所化矣。

蔣司空瑤守揚州。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爲媚悅。白衣青布。襖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驚者。左右正欲中。

公曰莫如揚知府宜上呼而屬之公歸括
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進曰魚有值矣他無
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上熟視之
曰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以歸

濫受信施釋法必膺冥報虛糜廩祿官箴寧貫
天刑是以古人風清萊國却夜餽之黃金浪
靜吳江載家來之白粲倘可守長鄉四壁莫
攜歸劉寵一錢

蘇瓊守清河六載不通餽餉有先達趙穎獻園瓜瓊勉畱置梁上竟不剖食人聞受穎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梁上相顧而去

孔奐守晉陵清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卽分贍孤寡富人殷綺見其儉素饋以糴孔奐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戴瑱洪武間令新昌公廉平恕民有訟不決者或騎驢或乘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斷分袖

懷數餅食以克饑持小瓢酌溪流飲之民獻
茶湯不受退暇召生徒講理學吏讀律令令
役夫開圃種菜一日兩食菜粥而已在任九
年去之日行李蕭然百姓哀戀擁道

褚瑤爲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
子羊道乞土宜瑤乃抽船上竹一竿與之曰
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直而有節幸堪歲寒羊
道密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笠一枚蓆席數領

遂啓用瑤爲昭信中郎

張莊簡悅在

憲

孝兩朝聲望甚重

孝廟

深知之爲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

孝廟意

欲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卽差人來言

爺爺

要你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清官與人沒往

來然手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

爺爺面前

好說話莊簡不往中官又差人來言張侍郎

旣無人事帖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

曹時中公入城必令二人操小舟身自持舵其
或祭祀則親操蘋藻久之舟壞公嘗徒步往
來太守吳公鉞送以舟署曰采蘋恐公不納
乃令士大夫題詠成帙而後致之公重守雅
意惟採拾事宗廟則駕否則寧閣也

濠上父老嘗言里有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
賦以大繇張謝兩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中
有貧而繇者官聞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

厚操豚蹄菓酒爲謝私謀於家人曰一豚蹄
酒菓耳而謝兩尚書令先一受者則次難更
辦矣南張尚書悅介絕交際蓋先以往遂往
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有貧而
繇者奈何言報也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荅
公曰爲邑賦徭不平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
然而餽我旣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
吾當受出金一兩酬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

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卹人也。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焉時呼錢塘一葉清。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

灼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顯曰吾邑
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顯廉正
數往來境上竟不入

孟宗嘗爲光祿與朝士會有強之酒者飲一杯
便吐半是麥飯上聞歎息曰清德如此耶
李勉嶺南節度使以廉謹率屬門杜私交赴召
入舟盡搜家人所畜投之江中日毋令吳隱
之笑我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畱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宗笑曰：「請其人面議之。」翌蚤來謁，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慙退。」宗卽日辭漕使行。

范宣丹之後，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室。宣固辭。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至一匹。亦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投范。

云人可使婦無禪耶范笑而受之

劉元公當宣和間梁師成貴震一時因吏吳可
自京書抵公欲鉤致大用可至三日方敢出
書且道所以來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動
公公謝曰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吾廢斥
幾三十年未嘗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
元祐全人不可破戒還書不答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

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有此色正緣士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至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職分所在。百姓何愁菜色。

隆慶中嘉善令許鎡廉介剛直來任止攜一子一僕。冬月其子畏寒乞公從外索炭。公命庫中取一木棍與之曰踏此旋轉足自溫矣。歲除子從外索火炮。公曰振竹於門亦自響也。入覲既渡河度囊中貲不任乘輿竟騎一驢。

而去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
葛幃故簾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
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
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壺漿之祭數百
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
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
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

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
先是京師解一水妖神來就公訊曰神在御
園爲祟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
南京海瑞處則無聲

楊繼宗知嘉郡有圉卒饋熟彘首夫人受之繼
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悔聲
鼓集寮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陷
其身不義因吞阜莢丸出之卽日遣妻子歸

鎮守太監至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也。一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歿。初吉出軍時給官銀千兩克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費及半文憫吉歿無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歿。

於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我負汗辱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侍郎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卽提學寧尊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非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抗。

厲而諸生群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去

顧憲副耐菴公訥風裁整峻不肯假借人居東門外茅屋三楹一楹以居子舍一楹作臥室中一楹則以延賓客而已郡邑有司廉而賢者來則耐衣冠迎之坐談不倦其居官無稱者來謁則據牀擁被坐聽其自至臥室但曰老夫抱病不得送迎謁者慙而去

沈東老爲閩中海道一鎮守中官得危疾分餘
貲遺三司公獨不受巡臺簡公移文凡有通
番船每隻應索稅百兩公曰得無攫金於海
耶吾司風紀何以訓也簡銜之劾公有守而
無才改黔臬半挑行李就道中有錫壺一把
公於途見之曰此閩物也卽令投諸水

張太守約齋公絃陸文裕公師也後文裕一科
第進士厭邑中浮靡去邑北數里居焉多種

木綿花。躬自鋤收。初任建昌守。建昌人來迎。公適在田間。守居何所。公指示之。潛歸。從後門入冠帶出。見其人。覩新太守貌。卽田中叟也。

有直指具書幣遣。一生謁周北野。莫覓其居。遍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疎籬。樹應門。寂然。謁者揚聲叩戶。遙見籬落間一老人。角巾拱立。摘笠。徐整衣而出。謁之。卽北野先生。

也

嘉靖中。華亭徐君。爲大宗伯。其同邑孫公承恩。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而居。徐公賓客甚盛。延接不暇。孫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深臥而已。一日著一布袍。負暄讀書。其僕竊語曰。同爲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曹何望。孫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他往。畱我一人。在此。教鬼負去。其廉靜如此。

名韁未斷。贏得牛馬走僊形。利鉞拋開。免爲豚
犬兒。益過。

康齋先生。隆冬夜寒。腹以凍疼。取夏布幘加於
其上。無一怨心。一峰先生著新衣。遇道上墜
人。脫以掩之。古人用心。大率如此。

阮長之。宋文帝時爲武昌太守。後遷臨海太守。
在官嘗擁敗絮。時郡田祿以苧種爲斷。此前
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

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辭印綬初發都
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
之

任昉爲義興太守歲荒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
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貲費濟者千室及被代
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
軍沈約遺裙衫迎之後爲新安太守不事邊
幅卒然曳杖徒行邑郭通詞訟者就路決焉

爲政清省。卒于官。無以爲殮。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完衣爲殮。闔境痛惜。李文節燕居錄云。縉紳不苟求。猶人不爲丐耳。不足爲高。不苟取。猶人不爲盜耳。不足爲廉。不求多。鄉人猶人不爲暴耳。不足爲德。

海忠介公由鄉科。歷主政。敷陳切直。廷杖幾死。穆廟登極。擢巡撫江南。戎衣練兵。不用八昇四掖。且多乘馬。尋嘗牘牒。州紙可書。不

計過幅也。民寃赴愬，沿途可鳴，不立崖岸也。
家僮麤布短袖，能藝業者，工作不能者，種枵。
不坐食也。自奉止蔬菽，經旬畧用魚腥，公服
外無綺縠，節侈用。嚴郵驛，革餽遺送迎，轉大
中丞。主僕二人到任，冠服不備，躬詣肆中市。
買人無識者，至蒞任，衆始知之。

世人只爲體面二字，百事勉強，身心爲之罷勞。
名行爲之隳裂，試問供張應付，費從何來，饒

者既匱羸餘乏者遂虧產業若作宦則竊帑
藏股閭閻居鄉事居間恣漁獵護惜小體面
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錯

李文節致政歸卒之日所遺宦橐僅四十四金
語林夫人曰以二十金治木以二十四金治
喪夫人唯唯惟謹時泉州守蔡公公所舉士
也覓上次二副杉枋以備夫人選用林夫人
致謝曰治未治喪太師原有成命侯豈不知

太師生平乎往復再四夫人終執前議蔡公
曰昔門人欲厚塋顏淵夫子不能禁豈某麾
守茲土而敢以儉薄待吾師乎夫人鑒其意
肥篤因俞其次者夫人生於永春之名族乃
翁生而奇之嘗走郡城訪知友許東溪爲覓
快婿東溪卽以文節對時文節公年十四東
溪遂爲訂盟翁素喜蓄書琴古珍玩東溪戲
云吾今以活寶授汝越日而前輩黃徐山先

生急欲以女壻公聞已聘林乃大惋惜不意
極品夫人乃在桃源山中與文節公砥礪清
苦窮達始終若一可以觀刑于之風矣公在
政府時武林爲八閩孔道從未見有李閣下
一行李童僕戒途者公之清能行於妻奴如
此豈非千古一人哉

取不義之財以供不肖妻兒妄費取不義之財
以克權賢苞苴取不義之財以齎設徼福皆

謬用其心者也。

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閒如也。李旼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晒曰：吾不爲輕肥爲官。以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今日之言也。

周茂叔宰南昌。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

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
百

呂汲公以百縑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
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
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爲宰相能進
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
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
不能周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種德卷之三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公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林積循州判官。嘗覆大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使者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剡。

而活五十餘人吾復何憾

錢蔚章初貶江州李宗閔楊汝士令蔚章以段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蔚章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証耶卽令子弟焚去

趙隣幾舍人子來之有文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竭力營衣食以給之十餘年三女皆長

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李翰林白，楊侍郎微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具與舍人友而不能卹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卽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延嗣乃去。

周仁築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有難色。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二十有八。

莫適主者。楊之弟請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
死于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悉自己出。終不
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
與之。

嚴鎮潛心醫術。多起人危疾。不受謝。好義樂施。
人求療者。卽捨藥與之。如遇貧人。加銀五分。
施之。以爲粥餌之費。

屠應峻存心仁厚。鄰人負其子孟玄。銀以屋基。

及小瑩立契償之子長者不肯受告鄰人曰
汝欲賣房墳吾當另酬直前銀送汝也鄰人
感其高誼以實訴云吾房實只值若干前因
推債故多寫耳孟玄益高其誼復曰汝不讀
書尚知理義不欲虛受吾直况吾讀書識字
肯見利忘義減汝之直乎固與之鄰人感激
及竣歸鄰人訴其子之厚德且叙感激之衷
竣驚曰爾房已賣今何居曰移某所竣呼其

子取前契還之。且爲築其墳墓。戒家人曰。世
世毋相犯也。今其墳尚在。居傍無恙。

汪少宰閒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
盛。要當培植。爲來春膏液。恐爲凋謝之漸。

明董朴叅江藩時。子士毅爲舉人家食。遣僕候
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
云。里中比年大侵。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
殍。歸幾千計矣。公慟然。又問曰。舉人故糞甚。

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之。云：凡義所當爲者，闇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若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

永樂中有孫酈者，業商舟泊襄江。見楹間繫一囊，解之得金釵二。酈因留坐待之。薄暮一女奴號哭而至。酈驗實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女曰：願失身以報君。酈亟馳去。及抵南陽，獲

利數倍而歸。偕數客舟復過其處。女適澣衣江濱。識鄺貌。語言款洽而去。餘舟先行者。遇颶風。悉覆。鄺獨得不死。

宋樂京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其面。妻死。京寢食於外。爲擇婿嫁之。

貧富無定勢。產業無定主。凡人賣產。非得已者。爲富不仁之人。邀其急。而陽拒陰鈎之。以扼

其價既成契姑還直之半延引累日或以物高價補償而賣主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准擬以了此事者今不復辨矣而又往來跋涉費居其半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近則及身而獲報遠亦不宥其子孫矣。

劉翊舞陰人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水車毀委頓道路翊卽以車與之不告姓氏季禮意其

爲子相也。後造謝還所借車。翊杜門不納。自
陳留守罷歸。見一士人病亡途次。翊以馬易
棺。脫衣治斂。又逢故人困乏。遂殺所駕牛以
濟其急。從者止之。翊曰。視難不救。非志士也。
竟徙步。枵腹而歸。

孝豐吳珏。南山君之父也。一日自外過其別墅。
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亟勒馬轉迂。
路三四里。抵家語其故。且曰。設我過而彼見。

之必舍皇墜地非死則重傷矣恣其所取
我能幾何耶

傳堯俞知徐州前守侵軍餉堯俞代償之未足
罷去堯俞竟亦不辯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
勇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矣雍曰欽之清而
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以難耳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不能訴貧乏不能存而
其人朴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

亦當隨力。周助若其人本非窮乏。而以下謁
爲業。挾揮啞倭之術。遍投富貴之門。干謁州
縣。有所得。則爲己能。無所得。則爲讐。怨當以
不恤不顧待之。不必割吾之不敢用。以資彼
之浪用耳。

子胥奔吳。得江上丈人。渡解劍酬之。不受。曰。楚
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
何用劍爲員。命其勿露。遂覆舟而死。員至吳。

每食輒祭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者江上
丈人乎。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
日一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
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
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粲
然耳。

范忠宣公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墾

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
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葬以萬數計刻石
以記歲月

鎮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
釵梳買隣女爲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
酒於房以隣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
女頗良買爲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頰赤俛
首夫人謂已在而翁報也遂出而反扃其戶

乃翁繼起戶已閉遂踰窓而出告夫人曰汝
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
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
老又病多不可以辱遂謁隣而還其女踰年
夫人自受妊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
賢宰相

張連倡亂書生汪一清被執中一婦人乃清友
人妻也因給賊曰此吾妹也勿污之以待贖

否則吾與妹俱碎首於此。賊信之。金置一室。
相對月餘。讀歸終不亂。

山陰金輅。號仰軒。精保嬰術。以濟世終其身。不
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凡求治者。卽
急赴之。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輅年八十。猶
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此半鎰惠耳。遇
有危症。貧不能服參者。竟自備。密投劑中。且
終不使知之。所活者無計。一日入市。見有鬻

妻以償官錢者卽如數代償之令完好如初
後輅享年八十有七夢金童玉女迎之逝異
香滿室後代簪纓隆起

周必大○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安府和劑局
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
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
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
必大歸○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歷官至宰

相封益國公

家富不施仁義。豈非空入寶山。才高惟習綺靡。
大是暴殄天物。

顧方竹冬夜起庭中。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
人懼而墜地。乃鄰家子也。慰撫之曰。爾雖貧。
奈何爲此。質明來。當有以濟爾。胡日密與其
人錢粟。終不爲人言。後病易箆時。呼子侄戒
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旦饑寒迫身。斯爲所

不可爲者有矣。如吾所遇鄰家子，是也。只言其事，徵其姓名，不答。曰：爾輩第識爲戒，何用知若人。

馮猶龍有言：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做。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吳之魯肅，唐之于頤，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開手者。

李疑居南京通濟門外，貧甚，然獨好周人急，耿

子廉械逮至京。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
卧草中以號。疑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
以室廬自隨哉。儻爲風雨所感。將母子俱死。
吾寧舍而受禍。何忍死其子。母俾婦邀以歸。
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惟謹。踰月辭去。不取
其報。

豫章大稔。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
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

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流涕而告以故。里長亟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

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

劉千戶蒼務行長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公適不與。乃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遺牒於途。乃遠方人入糧戶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月。

一人號頓至且曰某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
矣復失奈何公驗實還之其人出金帛謝不
受子麟官尚書

韓魏公合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
餘人養育諸侄比如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
族及終子有褐衣未命者故舊之子孫寒窶
無所托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家

邵伯溫曰富鄭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爲

功至知青州。活饑民五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厚矣。聞者爲之縮舌。

王晉公祐以知制誥使魏州。太祖許以還與王。

溥相職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
公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
公徑趨出公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詔而已及還朝太宗問曰汝敢
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
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
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
戒帝怒其語直貶華州安置赴時親賓送都

門外謂公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公笑曰。祐
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也。公素
知其必貴。手指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
三公者。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劫。商泊而救焉。
內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以去。
初不問七人爲誰。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
爲蒲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憲副。

冲陽讌之。其時商以資盡自鬻于屠爲奴矣。方公見其侍讌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曾記六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公出席長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卽告屠贖。至公廨。款月餘。贈數百金。又東同難者贈之。商某大富。仍歸於徽。

聞人傲安易之。曾孫也。家資百萬。名園甲第。有

半州之號。輕財好施。周人艱厄。間行閭里。具知貧乏者。輒實金交鈔于索。遇夜戶隙投入。其家得之。以爲天賜。及知而詣謝。則佯爲不知。中年未有子。有相者謂倣領後有黑子十。一必當得子。後果得子。如黑子之數。

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仲益知之。後彥輝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得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還金。

坦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
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面目見兩
翁于地下也

吳文定在吏部以喪歸過西偏一曲諸媼姬奔
避公語騶從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既不
能濟而革之安可沮其糊口計耶回車迂行
戒勿行此

蜀劉翁業屨夜有盜入翁曰有米十餘升君可

取去肯留一升且日餽二子幸矣後盜遇翁
問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曰取公米公曰留
一升有之乎曰無也曰盜卽我也公盛德若
此忍取公米乎悉還之翁曰實無是事敢受
君米卒却之

麻城劉莊襄贈翁仲倫家貧初婚之夕有偷兒
入室起視乃素識者公曰乃汝耶卽檢夫人
首飾數件與之命速去許以不言垂老夫人

問爲誰公曰業已許不言奈何問及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以資貢公與之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爲煮粥餉之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返不爲勞玘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

然當官尤甚。

富弼被謗。出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東京。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其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受賞於朝。率五日以酒肉勞之。流民死者爲大塚。葬之。謂之叢塚。有勸弼非所以處疑弭謗禍。恐不測。弼曰。吾豈以一身

一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

孫泰有古賢之風。泰妻卽姨之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嘗于都市遇鐵燈臺。買之。旣磨洗。銀也。泰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旣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居兩月。回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於時觀。

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於此。子孫不肖，今爲他人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見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

孔融與王修友。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融初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訖而修果至。王修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至

戚無相視者。修親隱恤之。直俟其病愈。乃去。
楊榮從。文皇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
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二公不顧而去。
公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
裂。公卽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驛馬。從夜至旦。
不勝其疲。翼日謁上。幼孜備奏。上嘉公之
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上曰。廣純
獨非友也。乃不顧而去也。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

羅道琮。貞觀末。徙嶺南。同徙一友人。死荆襄間。臨歿泣曰。人生有死。我獨委骨異壤乎。道琮曰。我若得還。不使君獨留瘞路左。去歲餘遇。

救歸方霖。潦失殞處。道琮慟。諸野沸。忽起。中道琮曰。屍在可再沸。水復沸。乃得屍還。中路宿旅店。彷彿見友。謝曰。君德生。死不易。名位將不止此也。尋擢明經。知名當世。

吳粲仕吳。爲曲阿長。同呂範拒魏。將於河口。值大風。諸船纒絕。軍多溺水。攀粲舟請援。左右謂舟重必敗。粲曰。敗則俱死耳。奈何棄之所。活甚衆。

陳重舉孝廉有同舍郎負子母錢數十萬債主
日逼重密爲償之。郎後覺造謝重曰非我也。
或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范文正公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
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且具舟遣牙較送之。
歸仍作詩曰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煖熱去
淒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

陸邗出知嘗德以才調武昌尋徙岳州先有巨

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爲皇木送侍郎方銳起坊督木使者誤論邛邛不辯人或諷之奏白邛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以一默而全三賢陸公之盛德至矣

高智周舉進士累補費縣念丞尉俸薄以已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

石臯守定州唐縣兇惡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

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臯主
勅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佯爲顛仆。覆
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
爲首者。餘皆盡釋。

劉葵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
多棄子於道上。葵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
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
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

境間子無天闕者

王致遠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浙東大饑死殍
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爲粥以
食饑者始日食千人旣而隣民全至日至入
千人已俸不足復詣臺借助勸巨室出米以
續之迨麥熟始罷尋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
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乳哺以活嬰孩
之委棄者病與醫藥死爲殮埋山谷窮民感

恩流涕稱爲玉佛。

蔣給事性中第進士告歸。有司舉故事爲立表於門。時罌竇湖病涉久。公曰。榮吾家曷若以利吾鄉乎。卽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往來便之。

友山居士張璞字廷采。自京南還。有同舟者。兄弟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衆欲置之。旣居。士諍曰。置於旣卽死。遂給其費而調之。將分途。

其弟慟哭分必歿居士復與僦舟又探白金
佐之行但曰溫州人竟不告名姓而去

趙軌原州司馬嘗夜行從騎逸入田中暴人禾
乃駐馬待旦訪禾主酬直而去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
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固辭不買北齊
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買者問故亮
答宅中水淹不泄雨卽流入牀下宅終不售

司馬光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疾。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遼蕭韓家奴始仕。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已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殮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蔡文忠公通判維州。民有告某刻僞稅印爲奸。

稅已逾十年。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使無所逃。是上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不問。

吉水羅雙泉循。上計春官。以其囊中屬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竊去者。給循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屬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而出。慰其人曰。物偶相類。生醉語耳。歸語生曰。我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能爲

士人耶○生始謝不能及○後生子羅念菴○大魁天下○

密雲有富翁○一子數歲失去○求之勿得○翁念殊切○值天暑○數人歇涼於其門○坐久竟去○翁見門後一黃袋○盛銀數錠○翁俟其還○少頃一人號泣曰○我津衛解邊餉者○適與同伴○借此歇涼○解袋置後門○快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均分○翁驗還之○其人拜謝○且懇所以報德○翁

俛首久之曰老拙久失一子此行但覓清秀
孩童一二賜我足矣其人銘刻而去事畢回
至途見人攜小兒請鬻其人計翁恩厚遂買
聯騎送到翁門下馬兒遂竟入室中舉家號
泣始知鬻兒卽翁子也翁大喜復厚贈其人
善爲至寶一生用之不盡心作良田百世耕之
有餘

沈惟馨博學老而奇窮數至錢鶴灘家隨所須

給之無倦色。一日鶴灘北上將戒行憐其貧
謂之曰君第居此三日內有相贖者皆君物
也。惟罄居三日會天連雨贖者罕至止一鄉
親餽布二端鶴灘以授惟罄而歎曰君之窮
命也。吾無如君何。願君安之而已。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清道院當路欲舉其地
畀公公曰此童時所息遊也其羽流亦舊所
交與吾旣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

公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

王繕爲沂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方爲司戶參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繕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

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遣。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嫌恨也。繇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

晏元獻公殊以言者斥其非相才。罷樞政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物不稅。爲僕夫所告。殊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

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日犯人，乃言官于意，欲激之，殊不荅。但送稅院，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士尹施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墻犖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輓而食三葉矣。今徙求輓者，不知吾處。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

宮禁之水道無所出故不禁也荆適舉兵攻
宋尹旻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
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黃葵陽學士庄僕失火庄舍燼焉願輸家產以
償所失猶虧三百金與參中丞時爲諸生讀
書蕭寺聞之特歸爲之求免日出於不意貲
燬而家籍實可憫也幸姑賜免異日折產願
減應受一如其虧數學士赦之鄉人靡不戴

中丞之恤災而頌學士之從善者明歲中丞

聯第

高齊庫狄干子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子啖官
厨餌枷之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發摘姦
諂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至奏配千人嶺
南皆瘴癘死親屬唯哭士文捕獠捶楚盈前
而哭者彌甚上聞曰士文暴過獨獸矣坐免
昔聞長者言上官貪百姓尚有生路清而刻

卽生路絕矣。古今清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刻耳。

德生社收棄兒疏云。旱踵水災。弱餓與流莩相望。疫因饑發。夫妻偕父子俱離。所最慘者。道上嬰孩。氣奄奄而猶泣。路旁仁德心惻惻。以徒嗟。甚至死婦抱生雛。豈是盧家之鬼子。乃有餓夫拋餒豎。寧同郭氏之埋兒。有口不能言。真稱無告。有足不能舉。洵是窮民。雖上天

不能齊物之情在仁人豈忍立視其死茲於
袁酒巷民房特開收棄厥公所量招老媪廣
集群兒施薦席於兩傍作粥糜於數甕病需
方藥診療屬之良醫幼必啼號撫鞠責之衆
媪思近日寇氛劫掠何曾爲守虜留財攷古
來善事吉祥端不外德門流慶仰乞軫念溝
中羸瘠曲爲恤其疾苦或能特省厨下盤飧
施之此種流離將見多男應兆祚必行於茲

斯盛德世昌門定高於駟馬矣

姚三非本姓卞博學善詩文館于懷氏有女嘗
行窺伺卞忻然不顧一日晒履于庭女作書
納于鞋中卞得之卽托以他事辭歸怡杏翁
知之作詩詠其事有一點真心堅匪石春風
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詩且荅書辨其無
此事怡杏翁緘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生子
謀及曾孫錫皆登進士至今青衿尚濟濟也

富貴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江夏賀對揚先生。禋躬端方。與人誠信。爲廣文時。體惜兩明經。寅友備至。諸生問字者。毫不計。修脯而於兩齋。則惓惓諭以從厚。語人云。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同庚。儼然父母。式臨其上。耳噫。卽先生處同官一事。其居家孝友。真無慚衾影矣。晉秩宗伯。寓所僕從僅三人。皆諸生時所服役者。其

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

赤城施棺引云：慨夫天厲流災，老稚或填溝壑，兼之世風不古，狗馬孰被蓋帷，豈骨不媚之虞，翻蠅爲吊客，抑鮮克終之小白，蟲藐諸孤，既非盜刺，自屠漫哭，誰人收視，未嘗郤郛盈貫，何當經月陳尸，况敗肉穢腥，風忍見一方，驚閉戶，使孤魂啼夜月，蚤教十里斷行人，斯

寧直水旱仍稜多哀原隰如果其里仁爲美
曷解痼疾予猶憶乙卯甫上公車正值兩東
劇遭芋餓時尚罄途資以拯垂斃且徧市饑
餅以療啼饑豈彼初心轉昧今日願茲伊始
發念施棺額雖儉于三百之錢意少追乎七
寸之制所及者繇市城以迨附郭來報者必
排里以暨地方因念問舍求田徒自苦兒孫
襟裾卽令飯僧佞佛更何若胞與慈悲果其

四顧酸傷。何不減厨中之廐馬。倘或一班爨
理。寧僅贈館人。以脫騷子。方快好施者之用。
得其方。又不特無歸者之死。安其所。因菑惻
念。再告同心。

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幾千百
人。慮渺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
乎。

烏程沈空菴敦積陰德。一日招窮親之婦來家。

做絲婦忽匿數縷公適遇見卽急却步稱譎
曰不該去不該去其夫人訊以故公復曰不
該去夫人促語甚力公曰我頃至做絲所見
此婦陰匿我絲我雖不道破渠必捏抗我又
不便安慰彼因此悔我若不去亦不相值也
夫人曰我以若爲不可解之事此直易易耳
唯俟渠交絲時取看贊其絲好倍予之錢彼
婦便以爲不見前事矣公喜甚一一如其所

言其隱德多如此。後子孫科第不絕。

郭宦維蕃。家素豐。積穀幾千石。遇儉歲。穀價騰踊。郭君止以平價糶之。富歲則積之以濟貧者。遇窮親友告賑。不難舉十餘石遺之。其堂弟富與郭宦等一日宴會。其弟因穀價驟踊大怒。司庖僕者云。向頗積多穀。爲此奴以三錢五分糶去。若留至今。不倍取息乎。郭宦曰。我願兄弟嘗有穀。糶三錢五分足矣。

倪鴻寶一命浮圖疏中云固有窮谷荒村他鄉
別井卧儒游旅廢丐庾囚居遠仁者之隣名
逸饑民之籍鳩鵲在望殍殪漸繁誰不有懷
所患無術今則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多
施但占一命計自春暮以及秋中爲期百有
四旬量米日纔五合不過七斗已閱三時今
以萬錢廣施萬衆萬腹仍枵苟只一橋專渡
一蟻一緡卽足爲此功德勝于浮圖

嚴養齋有子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已落成矣接
養齋公一看公登樓望之卽命工人拆去此
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
問之曰隣家有張姓者亦青衿也正在此側
我以其不利於彼故命拆之耳

張湯一酷吏而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陳
平一賢相而史述其多陰謀後世卽廢皆遷
目議大體關世教處此理正宜三思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
看那有不慈愛的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
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的
君子

痊殓文有云父精母血非不愛此皮囊决疣潰
癢無計藏茲委腕數里地拋千萬骨一家人
哭兩三般田廬散盡難歸夜雨之魂婦子偕
亾誰入春閨之夢爲盡臂爲鼠肝四大原非

我有飽烏鳶飽蠅蚋髮膚孰與歸全甚至膾
肝益踣君之膳強弱相煎忍心分羊子之羹
兔狐不恤豈夙殃之招感致業報之如斯維
是百年同盡一性無虧普觀一切一切悉有
我身徧逮十方十方皆同佛性所賴弘慈長
者碩德檀那破盡慳嗇心空諸苦惱障此露
穎邊好是前生曾骨肉痛連肌內漫從死後
結因緣脫館人之駮較隣氏之杵各懷匍匐

之遺五百斛。范麥四十萬。郭錢共効扶持之。
誼自今歛魄。潛形莫露。此兒窮骨相。從此天。
空野曠。漸消昔日苦肝腸。行見白楊衰草。幾。
番夢熟黃梁。更期脫體換胎。再世生逢樂歲。
莆田有朱上舍。家巨富。每糶穀時。或有人糶數。
十石者。或有人糶數石及升斗者。上舍每于。
糶升斗者。雖時極冗。必撥冗先與之人。
問其故。朱曰。糶幾十石與幾石者。有餘之家。

也○非○轉○販○求○贏○卽○家○可○宿○飽○若○升○斗○必○係○窶
人○立○需○饗○殮○者○我○若○遲○延○家○必○受○餓○故○爾○獨
先○耳○人○服○其○德○今○子○孫○蕃○盛○科○名○不○絕

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于○後○子○孫○賴
之○每○日○說○幾○句○陰○騭○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
神○鑒○之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
我○却○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顧○今

人常面嗟咨。背後談議。孰爲多寡。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尚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